

□晓阳

先前读过岳建国先生的《中国式内向》，感佩于他思维的剖切。近两年又时常读到他的微信版《每日遐想》，脑子里突然跳出来一个名词:思想者。

法国雕塑家罗丹有个著名的《思想者》雕塑，那孔武有力托颞而坐的男子形象，那沉浸在极度痛苦中的思考状态，真令人睹之动容。

思考着是美丽的，思考着也是痛苦的；思想者是尊严的，思想者也是孤独的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“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”——这大概就是思想者留给我的印象。

思想者的目光是深邃的，总是投向那浩瀚的苍穹深处，投向人性中最隐秘最幽暗也最脆弱的地方。

思想者的灵魂是痛苦的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

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何处去？这些类似梦呓般的问题，竟

然给思想者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。

大陆与海洋孰先孰后，农耕与工业孰是孰非，分治与一统孰优孰劣，人本与民本孰轻孰重，这些看似大而无当的东西，每每把思想者折磨得“辗转反侧”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思想者的苦恼都是自找的，他们的言语行为也往往为当世或当局所不容。绞刑架上的苏格拉底，熊熊烈火中的布鲁诺，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夫子，纵身汨罗江的屈大夫……都曾是不识时务的“另类”。

夏虫不可语冰。乍一看来，这些人迂阔而又犯傻，其实，他们才是人类的“智者”。他们把“独立思考”当成了人生的一种生存方式：宁做痛苦的人，不做快乐的猪。

思想者

因为，生命的存在方式也可以有三种表达：活着，快乐地活着，明白地活着。有的人活着就是一切，有的人活着是为了追逐快乐，而有的人，终其一生，就是为了活得明白。

“日出月出矣，而燭火不熄”。岳建国先生就是希望自己“明白地活着”的那一类人，所以，他成了一个“每日遐想”的“思想者”。

只要浏览一下这几百篇短文，就会发现：观察与思考，质疑与批判，探索与执着，几乎是建国先生的精神支柱和文笔生涯。那些人们见惯不惊的事物，那些约定俗成的概念，甚至那些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东西，都成为他审视和质疑的对象。他都能以独特的视角，犀利的笔触，

发掘出一些别样的东西来。

他是一个“奇人”，独具只眼，洞幽烛微，在世相缤纷、众声喧哗中始终能保持着那么一种清醒，那么一种自觉，那么一种惕警。

他也是一个“杞人”，仰望星空，忧患不已，生活在承平盛世，却偏偏同自己过不去。十字军东征，尼古拉二世灭门，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”

建国先生还创造了一种“奇人+杞人”的文字样本：日记文体，微信短章；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；随心所欲，神游八方；见仁见智，不涉“鸡汤”；看似碎片，恣肆汪洋。

他不曲学，也不劝学；不附势，也不强势。平等的姿态，谦卑的心态，讨论的语态，使这些篇什有深

度，有温度，还有尺度。如行云流水，如吉光片羽，既很好谈，又很好把玩。你可以像友人，推心置腹；也可以像路人，一瞥而过。

西哲有言：要把脑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。这在物理上是天经地义，但在心理上又谈何容易！许多时候，“利害”与“是非”，“砍头”与“主义”，的确是很难抉择的事情。“从心所欲”而又能“不逾矩”，孔老先生说要等到70岁以后，古代人的平均年龄也不过是四五十岁，何况这个“矩”又被历代统治者弄得越来越逼仄，到最后真能“从心”的，又会几人？想来建国的“遐想”，恐怕也常常被这个“矩”所困扰吧。他的有些文字读起来，似乎还有点言不尽意，甚至于王顾左右。“足将进而趋避，口将言而囁嚅”，不知道这是因为“足”的缘故，还是“口”的原因。君是“遐想”，我是“瞎想”矣。

听说建国先生要把《每日遐想》的篇什结集出版，是好事更是盛事。秀才人情半张纸，眼前有景也道得，我即兴写了上面这些话，口无遮拦，算是文友之间的一种祝贺罢。



胡杨赞歌

□张金锋

来到新疆开展援疆工作已近两年，今年国庆期间，才终于有机会奔赴那场渴慕许久的胡杨林之约。渐渐驶离白雪皑皑的天山，从远处看更能感受到山之巍峨，偶尔有点点鸟儿在蓝天白云和雪山之间飞过，让人有无限遐想。几千年来多少人伴着骆驼铃声在这空旷荒凉的原野中缓缓而行？

伊吾胡杨林是中国境内分布最为集中的胡杨林之一。到达景区，姿态万千的胡杨树映入眼帘；有的只剩矮矮的树干和硕大的根暴露在地面，有的则枝繁叶茂，还有的从老干中抽出几根新条；有的树干须数人合抱，巨大的根系占据了整个小山头或沙丘；有的胡杨还算挺直，绝大部分是苍劲斑驳，蜿蜒交错；有的胡杨已是金灿夺目，有的还是绿叶新枝。它们静静地在那里，或俯视向地，或侧卧看山，或耸立问天，如同在向大地和天空诉说着什么。站在弓背山上，看那苍茫的戈壁上，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雪峰，也只有这里是绚烂的海洋，金灿灿的，犹如走进金色的童话世界。

流连于此，我不仅为胡杨独特的风姿所折服，还因为它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依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而叹服，真正为那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而惊叹。放眼四野，思绪万千，我时而感受到生命的悲怆，时而感叹时间的沧桑，时而感触到心灵的震撼。

在这古丝绸之路北麓，遥想千年以来多少各国商旅在这绿洲之地，胡杨树下开怀畅饮，大概只有这些千年胡杨才能依稀记得那些杯觥交错中的时光，如同在那蔚蓝的天空下，一轮皓月当空，才能唤

醒这孤独千年的胡杨的记忆。

畅想秦汉之际，戍边屯垦，汉武帝在《西极天马歌》中写道：“天马徕兮从西极。经万里兮归有德。承灵威兮降外国。涉流沙兮四夷服。”在汉朝，我们已经与中亚进行商品贸易。怀想大唐古城，灿烂辉煌，李白在《僧伽歌》中写道：“真僧法号号僧伽，有时与我论三车。问答诵咒几千遍，口道恒河沙复沙。此僧本住南天竺，为法头陀来此国……”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状况。重温兵团精神，忠诚壮歌，“割不断的国土情，难不倒的兵团人，攻不破的边防线，摧不垮的军垦魂”，这是“兵团人”对祖国无限忠诚的最好写照。

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，赋予了万物各种含义。人们赞美胡杨，是因为胡杨生活在最恶劣、最艰苦的地方，有如这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。这不正是胡杨精神吗？在这恶劣的环境中，为什么胡杨能够生存下来？参天之本必有根，怀山之水必有源。那是因为胡杨的根深深地扎入这大地之中。只要胡杨的根在，就能抽出新枝。而这种胡杨精神，是我们民族的精神、国家的精神、时代的精神。

作为一名“援疆人”，一名教育工作者，两年前我怀揣教育初心，离开城市，离开家人，来到这天山脚下，来到一群陌生但同样可爱的孩子们中间。条件固然艰苦，同样是当“孩子王”，但我坚信，这里更需要文化和科技的种子，这片土地更需要文明和科技的滋养。而一茬茬的“援疆人”，就是这样秉持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、扎根边疆、甘于奉献的胡杨精神，甘以一腔热血，换来边疆的稳定和发展。

蓝天下，胡杨挺立，而我心愈加澄明。



徜徉
吕超峰 摄

柿子红了

□谈晓英

柿子红了。你可发现，每一颗柿子里都安放着一枚太阳，游者们抬头看见，便知晓那是亲人的目光，那是风筝的线，那是回家的路。

每一颗柿子里都安放着一笺秋天，季节踱过了春雷滚滚，增进了夏雨滴荷，只余下晌晴，只余下凉爽，一遍遍打捞着村庄的回忆。

山村，多了归宁的女儿，多了调皮的孩童，嬉笑声划开了村庄的清冷寂寞。

稻田金黄了，鞠躬了；豆荚饱胀了，咧嘴了；

玉米包浆了，入仓了。田野流淌丰收时，正好回眸。门前的柿树矮矮的，柿果累赘，腰身低垂，而另一棵柿树却长成巨人，张扬着果实。它们都把自己的家底亮开，从春到秋，你看我，从不停歇；从晨到昏，我看你，依旧灿烂。是的，我们自春天开始谋划这一年的样子，要满满当当，要欢欢喜喜。如今，得几分满意？几分收成？还好，柿子红了，还未到凛冬，此刻呵，高秋气爽。盘点盘点行囊，再努力，再向上一点，可以吗？实在不行的话，平平安安，依时而成，也是好的。往年秋末回家，父亲总会把洗

干净的红薯、花生分几堆，柿树下果分几堆，让我们带走。每次我嫌重不愿装，他就会一边生气一边帮我装好，送到车上。他总是担心我懒，以后没饭吃；担心我笨，担心人欺负我。也许在父亲心中，他的女儿，永远是柔弱的，笨拙的，不管多大；而他自己永远要撑起一片天，给他的儿女，不管多老。我们的父母多像脚下的土地，多像头上的蓝天，用尽生命去坚实，去庇护。可是，那时，我总以为拥有的会一直拥有，柿树不是年年都红吗？今天，父亲走后的第一个秋天，我悄立院中，有鸟雀自空中飞过，一颗柿子吧嗒一声落下来，红红的，像一颗碎了的心。无人问津的土地到底是荒了，心中那个叫“爸爸”的角落到底是空的。

柿子，红了。心，该往何方？

肥 当 家

时光飞逝，如白驹过隙，转眼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。随着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善，许多家庭扒了瓦房换成了平房，小院的地坪也硬化成了水泥地面，加之粪坑沤粪气味大，所以粪坑逐渐消失了。但没有了粪坑并不意味着不再沤制农家肥，粪还是要沤的，否则拿什么上地？在我们家有一句口头禅叫“种地不上粪，等于瞎胡混”，所以谁也不愿落个瞎胡混的臭名。况且麦子是农民一年当中主要的粮食作物，谁也不敢小觑。

没了粪坑怎么沤粪呢？当然有办法。相关部门推广了一种新的农家肥沤制方法，叫作“高温沤制法”，很实用，沤出的粪叫“高温肥”。所谓“高温沤制法”，顾名思义就是用太阳的高温沤制的土肥。我结婚的第二年与父母分开过后就采用了这种新型的农肥沤制法。麦收过后，将拉回家的麦秸秆或者其他可以沤粪的秸秆先在水里浸泡透，然后平摊在太阳底下，摊一层秸秆泼一层人粪尿或者其他动物的粪便，还要上去用双脚踏实。高度达到1米左右时用草泥将四周糊得严严实实，

不能有漏气，否则效果不佳。弄好的粪堆在太阳的暴晒下内部产生高温，在高温的作用下快速发酵成有机肥。这种高温沤制的农家肥施入土壤后，能有效促进植物吸收，不烧根苗，能改善土壤结构，减少土壤板结和盐碱化；还能活化土壤，防止养分流失，提高土壤通透性和可耕性。总之一句话，用这种高温沤制肥，既有效改良土壤又明显起到粮食增产增收的效果。而且由于这种农家肥是用秸秆沤制的，重量比较轻，相对于以往粪坑沤制的泥土较多且要一点一点往外出的肥，要省力得多。高温沤制肥好处这么多，可惜我头一年由于操作不到位没弄好，以失败而告终，惹得妻好一通数落。到第二年总结教训后终于成功了。

转眼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，有了联合收割机，麦子及大豆收割后将秸秆留在了地里，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在方便人们的同时也顺带将人变得懒惰了。刚开始还有人将留在地里的秸秆拉回家沤粪，不久就没人这么做了，嫌麻烦。麦子及大豆收割完后就一把火烧了完事，省时

又省力，这就是当时盛行一时的“秸秆焚烧”。记得当时父亲对秸秆焚烧很反感：“好好的地皮被烧了，庄稼能长好吗？”可焚烧都是连片的，有时是有人晚上偷偷地点，父亲虽然反对但也无能为力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极具科技含量的化肥异军突起，成为庄稼人种地的主要依靠，以高效、方便、实用取代了土法沤制的农家肥。但记得最初父亲以及一些老辈，对使用化肥持反对意见，认为这样的小颗粒上到地里庄稼能长好吗？这不是瞎胡闹吗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最终使他们心服口服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长期使用化肥以及秸秆焚烧，不但严重污染了环境，而且使土地造成了板结。专家说，土地板结会破坏土壤结构，造成植物株根系统呼吸受阻，养分供应不足，最终会造成作物枯萎、生长不良，从而使农作物减产。

好在近些年来相关部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从全面禁止秸秆焚烧到实施秸秆还田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采取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取得了良好效果。随着农民环保意识以及科技种田意识的不断增强，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这片土地会逐渐恢复它原有的肥沃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土地的肥沃也必将给广大农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

秋来板栗香

□王尧

路过菜市场，询问卖家，那种带毛刺的板栗果哪里有卖的？我要给孩子们看看他们在这个季节最喜欢的小零嘴——糖炒栗子原来长啥样。卖家笑说：早没了，那种刚从树下打下来的，带着毛球的栗子，也只中秋至国庆这一阵子有，应季的。

今年算是眨眼入秋，从30多摄氏度一下子跌进秋衣秋裤里。新菱嫩藕、茭白螃蟹都匆忙，板栗更是倏地闪过，都没来得及品尝鲜果。真的是流光容易把人抛。

我出生在鱼米之乡。工作前未见过山林。第一次看见树上结的板栗，那种惊喜讶异，清楚深刻地刻在脑海里。那是去乡下婆婆家的小路，一拐弯，一棵高大蓬松的树闯入视野，树叶粗糙厚实，叶丛中挤满毛球球，未见过，不识得。有些毛球掉落在地，咧开的嘴里有红褐的果。对着我们狂吠的狗，拨拉来拨拉去，果子在揉搓中竟然蹦出来了，原来是板栗。板栗是山地作物，家乡不见，婆婆家属于丘陵地带，农户喜在屋前种两棵板栗，或自家吃，或换些油盐钱。年轻的心总是喜欢看异样的风景，扑腾外面的世界，这板栗增添了我对婆家的喜爱。

于是有机会看见打板栗的热闹。一根长竹竿对着枝头小“刺猬”猛敲，“刺猬”滚落一地，戴上手套捡起，一篮子小“刺猬”是不能吃的，得用棒子打，用脚揉搓。红褐色的板栗果三三两两出来了，淘洗、晾晒或风干，生吃、做菜或炒沙。秋天的味道里怎么能少了板栗香？

国庆长假，正是板栗上市的时候。聚在一起收板栗，这是山区人家的烦琐活儿，也是在外工作学习的孩子回乡下老屋团聚的好时光，给许多人留下美好的生活记忆，那是习俗和节令，亲情和乡愁的融合。我的婆婆擅长生板栗烧猪尾巴，这是多年国庆长假家庭聚会的保留菜。猪尾巴，我们又叫钱串子，寓意好，有营养。板栗配它，去油腻，增甜糯，相得益彰。近年来，婆婆年事渐高，手脚不灵，这菜也多年没尝过了。婆婆家附近的板栗多是20世纪大力发展山林经济的背景下栽种的，自己家吃个新鲜，拎到集市上换个活钱。树龄普遍不长。

我看过济南莱芜区独路村的千年板栗园，100多亩的园子里，上百年的板栗树有1000多棵，其中500年以上的有600多棵，“树王”有1300多年的历史，还能结果子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专家推测，这些树应该植于唐代。板栗适合石质疏松、透水透气的山地土壤。这些年代久远的古树，枝干黝黑粗壮，粗糙皴裂，尽显古老沧桑的容颜。它们或拥抱巨石，或攀爬岩壁，安静地扎根在大山的皱褶里，虽经火烧虫蛀，但仍老树新枝，生于贫瘠，顽强不息，精神可嘉。

祖国大地幅员辽阔，产板栗的地方不少。在我有限的个人生活经验里，尝尝香甜板栗，看看千年板栗园，关于栗子的念想就圆满了。

